

梨园稀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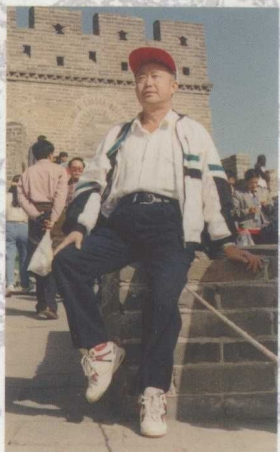
张德柱戏剧作品选集



二〇〇三年十月

梨园稀客

张德柱戏剧作品选集



张德柱，1946年生，四川资阳人，工作单位是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公司。喜好摄影与戏剧创作，中国民俗摄影学会、中国戏剧文学学会、中国石油作家协会、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会员。多件作品在全国、省、市获奖、发表或演出。其代表作有《假凤真尼》、《血泪广州湾》，话剧《天涯圣火》，小戏《鹊桥难渡》，《民以食为天》等等。



95年，到福州
观摩福建省戏
剧节，湛江代
表团合影。

92年，湛江剧
本讨论会，与
省、市戏剧界
领导、专家合
影。



95年，到福州
观摩福建省戏
剧节，与中国
剧协领导、专
家合影。



94年，西部公司
代表队，赴大庆
油田参加首届全
国石油“铁人杯”
小品大赛时合影
（上三幅）

96年，钻井公司
代表队，到勃海
油田参加庆祝总
公司成立十周年
时，在北京西山
合影留念。





94年，在南海石油西部公司召开剧本《假凤真尼》讨论会，图为会场情景和与会的省、市戏剧界领导、专家合影。



与广东省艺术研究所领导合影。





《假凤真尼》
《血泪广州湾》
剧照



梨园稀客

目 录

前 言	1
血 泪 广 州 湾	2
假 凤 真 尼	20
金 玉 良 缘	38
褒 姒	51
天 涯 圣 火	69
红 橙 情 缘	92
笑 面 人 生	114
嫦 娥 奔 月	147
青 陵 台	171
狄仁杰与武则天	190
唐 伯 虎 装 疯	208
南 三 龙 女	226
后 记	246
摄 影 作 品 (山)	插 1
摄 影 作 品 (水)	插 2
摄 影 作 品 (花)	插 3
摄 影 作 品 (人)	插 4

先来“自打自唱”一番

早年，在我心目中“出书”是一件神圣的事情，可望而不可及。如今，我也要出书了，心里难免有些惶恐。然而，“我虽然丑，但很温柔”，也就不怕见“公婆”。不为著书立说，只为抛砖引玉，讨教学乖更“温柔”。

人们常把剧团叫做“梨园”，演员叫做梨园子弟，戏剧界叫梨园界。我曾经因看排戏到过剧团作客，也就是到过梨园作客，就把书名叫做“梨园稀客”，（可惜不是常客）。出于自知之明，此书够不上请名家作序点评，就自己先来一番“自打自唱”吧。

从小就喜欢看戏。若有剧团到镇上演出，几乎是每场必看，没钱买票就随着大人们混进去，或是和其他伙伴一起去钻洞、爬墙，实再没办法，就只好等看快要散场时的“欢迎戏”了。那时就暗下决心，长大了一定要去唱戏！十二岁时，省实验川剧学校招生；十四岁时，内江地区文工团招生，我都有幸考上，却因某些原故而擦肩错过。

感谢毛泽东时代，65年招工到了四川石油钻井队工作。在宣传队里，我有机会自编、自导或自演小品、活报剧、相声等等。78年调来南海后，总想来个一鸣惊人，写电影剧本。电影厂、电视台说剧本质量没问题，只要能拉到赞助就可以了，结果当然是一事无成。直到结识了卢凌日老师，在他的开导下，才没有“在一棵树上吊死”，开始学写舞台大戏。而且一发不可收，一写就是十多年。此生虽然没能唱戏，写剧本也算圆了戏剧梦吧。剧本剧本，戏剧之本啊！

小时看戏，只是看热闹。成大人后看戏，就常把戏剧当镜子，我这样做，在戏里是个什么角色？是好是错是坏？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“教育功能”。本人一生都与“弱势群体”为伍，自有一颗同情弱者的心，为其呐喊疾呼鸣不平，也许就是出自本能。颂扬真善美，抨击假丑恶，是戏剧永恒的主题，也是写戏人的灵魂。“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”是观众们的理想与自我安慰。实际上，好人并非都一生平安，好人也有恶报，那就是悲剧，悲剧更能震撼人心。纵观人类历史舞台，演绎的悲剧是太多了。苍天保佑，人间悲剧越少越好！

作为一个业余作者，要想把剧本搬上舞台，谈何容易啊！十多年的心血总不能白费，那么就集结成书吧，虽不能见观众，至少也要见读者。留做人生的纪念，或送好友亲朋也很有意思。

本书选编了十二个大戏，远古当今、神仙皇帝、喜剧悲剧、官员百姓都有。可以说几乎都是用心血与真情写出来的，有时，竟被自己笔下的人物命运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喜怒哀乐常常溢于言表。不能感动自己，怎能感动别人？剧本大都曾在市里、省里和全国性获奖。不过，“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，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”，写出不朽的传世之作，才是编剧追求最高境界。不敢奢望您对此书爱不释手，只想你在无任何消遣娱乐、百无聊奈时，从某个角落拿出来翻一翻，当故事读读也好。若能引起你哪怕是轻微的喜怒笑骂一下，甚至是嗤之以鼻，也算帮你消磨了一点儿寂寞，也可以说此书没有白出了。

写剧本很苦，特别是业余作者。但，这是你自投罗网，又没人强迫你，何况苦中也有乐呀！还是在苦中寻乐，自得其乐吧。

作者：张德柱

2003年7月

(近代历史传奇戏曲)

血 泪 广 州 湾

时间：1898---1899年。（清光绪24、25年）

地点：湛江市。（旧称广州湾）

人物：吴天泽---26岁，抗法义勇军主帅。

李 钟---46岁，遂溪县县令。

苏逢春---50岁，广西提督，钦差大臣

霞 姑---吴天泽妻子。

吴老奎---吴家祠族长。

宋之明---秀才，义军头领。

吴 母---吴天泽母亲。

玉 珠---吴天泽妹子。

诺 贝---法军广州湾司令。

吉 姆---法军海军少校。

丽 娜---法军秘书。

张通事---汉奸翻译官。

班 头---遂溪县衙领班。

其他人物：二顺、海龙、大成、虎仔、老仆、乡绅、刘守备，义军、
法军、清军、百姓若干。

第一场：魔爪入侵

地点：海头村码头集市。

置景：海堤外看得见洋船、渔船的桅杆，一条巨大的锚链斜跨天幕，远海中有两艘法国军舰，集市旁有间小屋。

[集市上人来人往，大都是买卖海鲜、粮食、蔬菜、家禽的渔民和农民，还有卖武艺的、唱小曲的、讨饭的、闲游的，一队苦力扛着沉重的木箱从海堤上走过，后面跟着一个手拿皮鞭的洋商。

[伴唱：古国沧桑五千年
最是清末国力衰
魔爪入侵任屠宰
民不聊生遍地哀
要问生路在哪里
义旗高扬广州湾
抗法保土同敌忾
悲歌一曲贯长天

[吴母提一篮鸡蛋上。

吴母：（唱）夫妻失散十八载
孤儿寡母度饥寒
且喜儿女已长大
不知夫君几时还

唉！（放下竹篮）

[玉珠提木桶上。

玉珠：娘，你又卖鸡蛋？

吴母：死丫头，你嫂子过门半年多了，我想给她做件新衣裳。

玉珠：知道，你就朝着我嫂子。（吆吼）螃蟹！又肥又大的梭子蟹罗！

吴母：你的钱也还要乱花了，做几件衣裳过门好穿。

玉珠：（害羞）娘，看你又瞎说！

[一清军上，东瞧西看，到一渔民前。

清军：喂，这筐鱼我要了，送到炮台上去。

渔民：总爷，你老行行好，我仔他妈快断气了，正等着钱抓药啊！

清军：不识抬举，军爷们熬更受夜保护你们，

吃你几条臭鱼还不应当？快快送去！

渔民：（嘟哝）说的好听，洋人的炮船就停在你们鼻子底下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

清军：（欲走又回）你他妈是不是活够了？放不放屁是朝廷的事，关我屁事！

[内喊：快跑呀！洋人打过来哪！

[清军转身就跑，绊倒玉珠的木桶，玉珠、吴母忙抓螃蟹。

[人们乱着一团，收捡东西。

[一队法兵上，乱抢东西。

[两个法兵拉起玉珠侮辱。

玉珠：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娘！

吴母：（拉住法兵）求求你们，放了我女儿吧！
[法兵一脚踢倒吴母，抱起玉珠走向小屋。

玉珠：（挣扎）娘！娘！

吴母：畜牲！强盗！（扑上去抱住法兵腿就咬）
[法兵朝吴母头上狠狠一枪托，吴母倒地。

[法兵抱着玉珠进小屋，把一老头推出，欲关门，老头扑上打门。

老头：你们这些伤天害理的洋鬼子！我跟你们拼了！

[法兵向老者开枪，老者倒地，法兵关门。

[屋里传出玉珠的惨叫声。

[一农民和法兵搏斗，被另一法兵开枪打死。

[卖艺人把法兵打倒，卖艺人跑，法兵开枪，卖艺人倒地。

[一渔民抱起小孩跑，被法兵开枪打倒，法兵将小孩扔进海里。

[一法兵将法国国旗插在堤坝上。

[一法兵从小屋出，关门，扣着钮扣。

[几个法兵追一孕妇上，孕妇跳进海

里。

[法兵们拿着抢来的东西狂笑着下。

[吴天泽、霞姑、宋之明、大成、二顺、海龙、虎仔等拿着渔叉、棍棒、锄头、扁担上。

[人们寻找亲人、哭爹叫娘。

[天泽发现母亲，扑上去。

天泽：娘！娘！

霞姑：婆母！娘！

[吴母抬头手指小屋。

吴母：快，玉珠……（头一偏死去）

[法兵从小屋出，逃跑。

虎仔：（喊）抓洋鬼子啊！（扑上去抱住法兵）

[众人围上去拳打脚踢。

[天泽拿起渔叉，分开众人，叉死法兵。

[宋之明抱出奄奄一息的玉珠。

[玉珠睁眼看看之明，伤心痛哭，猛挣扎，向小屋门柱一头撞去，倒地毙命。

之明：玉珠！玉珠！

[虎仔拔起法标旗丢进海里。

霞姑：（抱过玉珠）珠妹！你不该啊！

天泽：（跪伏吴母）娘！娘啊！

[道锣响起。

班头：（上）新任知县李大人亲察民情到！闲杂人等肃静回避！（见状大吃一惊）

[李钟乘轿与众衙役上。众人跪地。

众人：大人！为百姓申冤啊！

李钟：何等人在此喧哗？

班头：启禀老爷，海头村尸横遍地血染荒沙，百姓们拦路喊冤哪！

李钟：（出轿一看）啊！这还了得！凶手何在？！主谋何在？！

众人：全是洋人所为！

班头：老爷，还有一具洋兵尸体！

李钟：麻烦来了。是谁杀了洋人呀？……好汉做事好汉当，不要连累了众人嘛。

天泽：（站起）是小民吴天泽！洋人杀我老母淫我妹子，望大人作主！

李钟：（一怔）甚么？你，你就是吴天泽？！

天泽：正是小民。

李钟：（打量天泽）好，是条汉子。来人，与我拿下！

[众衙役上前铐天泽。

霞姑：天泽！天泽！你……！

之明：学生宋之明请问李大人，吴天泽为母

报仇，义杀洋人要拿问罪，洋人杀我百姓，烧我房屋，奸我姐妹，掠我财产，李大人为何不拿？！

[众人议论附和。

班头：（对李耳语）他就是联盟四乡绅士状告前任知县的主笔宋秀才。

李钟：（微微点头）叫本村乡约备棺，将洋人尸体盛殓。（对众人）今日之事本官自有公断，回衙。（进桥）

班头：起轿！回衙！

[切光。

第二场：县衙逼官

地点：遂溪县衙。（晚）

[李钟坐公案看呈文深思，老仆在下打瞌睡。

[远处传来更鼓声。

李钟：（唱）耳听得樵楼上三更鼓响
伏公案对明烛如坐针芒
想当年求功名汗流泪淌
头悬梁针刺股十年寒窗
赴京城三科后名登龙旁
无银钱通关节空喜还乡
多亏了苏大人恩师举保
李钟我才当上七品正堂
临行时他要我暗中查访
南柳村吴天泽同窗儿郎
没想到第一天出巡碰巧
就遇上棘手的命案一桩
恨洋人杀百姓惨无人道
吴天泽报母仇理所应当
我有心将天泽无罪释放
（喊）来福，来福！

老仆：（睡眠惺忪）老爷有何吩咐？

李钟：（抽出令签）去传我令，将吴天泽放了。

老仆：啊，放不得，洋人不好惹啊！

李钟：（接唱）又怕那洋贼兵再起祸殃
大清朝都不敢与他较量
何况我小小的七品正堂

(把令签插回，拿笔欲批呈文)

(白) 唉呀，不可！

(唱) 我若是将天泽定罪呈上

苏大人有托咐岂能彷徨

老 仆：老爷，杀不得，四乡百姓不服啊！

李 钟：(唱) 倘若是众百姓联名上告

前车辙后车鉴我又重蹈

杀也难放也难如何是好

倒叫我李知县乱了主张

(白) 来福，去将吴天泽带来。

老 仆：是。(下)

李 钟：(唱) 我还须保住这顶乌纱帽

带天泽到堂前细问根苗

[老仆与吴天泽上。]

天 泽：小民吴天泽叩见李大人。(下跪)

李 钟：吴天泽。

天 泽：小民在。

李 钟：你家住哪里？令尊是谁？有何冤屈？
从实说来。

天 泽：大人请听哪！

(唱) 我父名叫吴逢春

李 钟：(一怔) 吴逢春？！

天 泽：(唱) 南柳村中教诗文

李 钟：令尊可还健在？

天 泽：(唱) 想当年我的父赶考进京
十八载人未还杳无音讯

李 钟：哦！

天 泽：(唱) 丢下我娘和妹相依为命
多少回人劝娘改换门庭
娘为儿誓不嫁屈辱受尽
娘为儿舍青春甘守霜门
多少回我的娘梦中哭醒
多少回娘为儿泪湿衣襟
走绝路娘携儿女投河自尽
老奎叔打救了我母子三人
从此后天泽我立志发狠
勤习武苦耕读长大成人
娶霞姑多贤慧把娘孝顺
实指望我的娘早抱孙孙
我的娘为儿女苦难受尽

到老来理应当逸享天伦

实可恨洋贼兵残暴凶狠

我的娘被打杀一命归阴

玉珠妹遭践踏羞惭悲愤

撞门墙显贞烈死得可怜

一时间天泽家损两条命

不可忍才杀了那洋贼兵

这就是实言向大人告禀

望大人申正义体恤民情

老 仆：(气愤) 洋人该杀！洋人该杀！

李 钟：(唱) 听他言不由人切齿痛恨

字字血声声泪撞击我心

恨洋贼依仗着船坚炮利

侵国土犯边境掠杀人民

我本当向朝廷奏上一本

调大军抗倭寇保国安民

叹只叹大清朝气数已尽

泥菩萨过河他难保自身

(白) 唉，本县念你一片孝心，为母
报仇心切，误杀洋人，又能挺身当罪，
是条汉子。本县着意将你开释，你要
远走高飞。乘此时天色未亮，你快快
走吧！

天 泽：此话当真？

李 钟：官无戏言。

天 泽：(叩头) 大人救命之恩胜似再生父母，
天泽我没齿不忘，结草衔环也要报你
的大恩大德。只是，倘若洋人追究起
来，让大人为难，天泽怎好苟且安生？

李 钟：难得你一片好意，这本县自有安排，
你快快走吧。

天 泽：(再叩头，起身) 大人保重！

李 钟：来福，带他从后门出去。

老 仆：是。跟我来。(与天泽欲下)

李 钟：(猛然想起) 等等！

天 泽：大人有何指教？

李 钟：你可知令尊早年有位姓苏的同窗好友
么？

天 泽：(想想、摇头) 未曾听说过。

李 钟：好了，你走吧。

[天泽与老仆下。]

李 钟：(若有所思)吴逢春，苏逢春，莫非……？

[一衙役急上。]

衙 役：禀老爷，洋、洋人在门外候见。

李 钟：(一惊)来多少人马？

衙 役：一行四人。

李 钟：(松口气)啊，我道是千军万马，本县要杀杀他的锐气，传令升堂，让他们进来。

衙 役：(喊)老爷有令，升堂！(下)

[林班头与众衙役，各拿刑杖，例队两旁，有的在打哈欠，有的在穿衣裳。]

[李钟整冠坐上公案。]

[吉姆、张通事和两法兵上，带着枪。]

众衙役：(吼)喔———！

吉 姆：(问通事)这是什么意思？欢迎？

通 事：这叫吼堂威，对对，表示欢迎。

[吉姆向众衙役点头微笑招手致意。]

[众衙役哭笑不得。]

[两法兵感到稀奇，摸摸这个的帽子，摸摸那个的辫子，衙役们不敢动弹。]

李 钟：(拍案)下站何人？竟敢闯我公堂！

吉 姆：(问通事)他说什么？

通 事：他说，他说抱歉得很，没有来迎接你。

[吉姆满意地点点头。]

李 钟：见了本官为何不跪？

通 事：他问，有何贵干？

吉 姆：你对他说吧。

通 事：李大人，这是法兰西帝国远征军海舰队，南海分队少校司令吉姆先生，他要大人交出杀害法军士兵的凶手，并亲自送到法营，由他们处置。

李 钟：本官要是不交呢？

通 事：他们就要炮轰遂溪城，杀个鸡犬不留！

李 钟：(拍案)大胆洋毛，口吐狂言，无视本官，衙役们，给我拿……。

班 头：(忙说)老爷，拿他不得，他们手中的洋枪可不是吃素的啊。

[通事给吉姆使眼色，吉姆掏出短枪，“叭”一声打灭柱上的一盏油灯。]

[两法兵端枪威胁衙役，衙役害怕。]

李 钟：这，这如何是好？

通 事：大人，你答应了吧，洋人的枪炮不好惹啊！

班 头：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老爷先答应他吧。

[吉姆拿起惊堂木，两手握住用力一扭，惊堂木断成两节，丢到李钟面前。]

李 钟：(一惊)好吧，本官照办就是了，三日之内把凶犯送到军营。

[通事向吉姆点头，吉姆把头一歪，大笑着下，通事与法兵跟下。]

[衙役们追到门口骂娘。]

役 甲：造你洋人的祖宗，下次我要宰了你这鸡母煲汤！

役 乙：仗着几条破烧火棍横行霸道，我们才不怕你！

李 钟：混帐！骂有何用！下去，下去。

[众衙役下。]

李 钟：唉，我到哪里去找个凶手啊！

[老仆端一碟红李和一碟桃子上。]

老 仆：老爷歇息歇息吧，这是昨日林班头家送来的李子；这是出了名的广西灵山蜜桃，不知可有我们江浙的桃李好吃么？老爷请品尝。

李 钟：(一怔)来福你说甚么？

老 仆：老奴说，这方的李桃怕没有咱们家乡的好吃。

李 钟：(若有所悟)李、桃，李、桃，以李代桃，好！

(接唱)来福他一句话解我惆怅

巧安排掉金包李代桃僵

(白)来福，快叫林班头前来见我。

老 仆：是。(下)

[切光。]

第三场：李代桃僵

地 点：法军营。

置 景：洋楼阳台，墙。

[中幕前。斑头在前，李钟乘轿，四个

衙役用木板抬着浑身缠布的“犯人”上。

李 钟：（唱）可恨洋人太狂妄
要李钟押犯人亲到营房
死囚犯当凶手李代桃僵
再叮嘱衙役们切莫声张
但愿他即时将凶手杀了
天保佑掉包计不露马脚

[法军门岗上。

法 兵：站住！

班 头：我们是送犯人来的。

法 兵：走开！

通 事：（上）啊，李大人，请进。

[众进，中幕开，一队法兵在练习射击。

吉 姆：（口令）持枪……瞄准……放！

通 事：（上）少校，他们送犯人来了。

[李钟等上。法军站立两旁。

法 军：（吼）喔——！

班 头：洋人也要吼堂威？

吉 姆：欢迎！欢迎！（伸手欲与李钟握手）

李 钟：（拱手）下官有礼了。

通 事：（向楼上）报告诺贝将军，遂溪知县李大人押送犯人到！

[阳台上走出诺贝将军和秘书丽娜。

诺 贝：请李大人上来。（进屋）

[衙役把奄奄一息的“犯人”绑在墙边木桩上。

[吉姆要上前去看，班头忙拦住。

[通事上。

班 头：喂！不能看，不可靠近，这小子正害瘟疫，满身烂疮，要过人的！（边说边比划）

通 事：（对吉姆）他说犯人有传染病，不能靠近。

吉 姆：（点头）好的，朋友。（对班头竖拇指）

[诺贝、李钟走出阳台，丽娜送来两杯酒与二人。

诺 贝：李大人，请为我们将来的友好合作干杯！

[二人碰杯喝酒。

李 钟：诺贝将军，这凶手好生了得，拿他之时还打伤我两个衙差，若不是他正在害病，……

诺 贝：唉，李大人，其实我们也不想如此认真，只是下面的士兵不服啊。

李 钟：是是，都怪本官管束不严，治民无方，借债还钱，杀人偿命，请大人发落。

诺 贝：吉姆少校，送他到极乐世界去吧。

吉 姆：预备——！

班 头：等等。按照老规矩，还要给他喝杯断魂酒呢。

吉 姆：枪放下。（法兵收枪）

[班头从篮子里拿出酒壶酒杯，斟酒。

李 钟：林班头休要哆嗦。

诺 贝：可以的，我们西方也是要让牧师祷告的。

[林班头端酒犯人前。

班 头：（唱）眼见得死囚他珠泪双滚

不由我林班头如刺钢针

蚂蚁尚且惜性命

何况是人不贪生

这碗酒你把它喝下去

枉死城莫作乱只待来生

（给死囚喂酒。）

凶 手：（突喊）冤枉……！

[班头把酒猛灌进他的嘴里。

诺 贝：李大人，他在叫冤枉吧？

李 钟：（略一惊）大凡犯人都要这样叫的。

诺 贝：吉姆少校，执行！

吉 姆：预备——放！

[众人把脸转向一边。

[法军一排射击，“凶手”死去。

班 头：（合掌）阿弥陀佛！

李 钟：（松口气）诺贝将军，凶手现已正法，本官就要告辞了。

（唱）望将军对部下严加管教

再莫要生事端淫掠杀烧

现如今界务事尚未定好

每一寸红土地皆属天朝

我中华自古是礼义之邦

绝不让任何人横行霸道
尚若是再执迷不听劝告
到头来无非是两败俱伤

诺 贝：李大人言之有理！

（唱）我也希李大人管好百姓
切莫要生事端搔扰我军
法兰西天生是优秀民族
到中国为加强友邦情深
任何的不友好皆属愚蠢
李大人又何苦惹火烧身

李 钟：盖敝县之不怕撤任参官，犹百姓之不怕开花炮也！

诺 贝：李大人，我们还是应以友邦之情为重，你们国家政治不开明，经济不发达，需要我们的帮助。

〔一法兵拿封信上。〕

法 兵：报告上校，中国人送来一封信。（下）
〔吉姆拿着信下。〕

李 钟：本县公务繁忙，恕不久陪，告辞了。（进）

诺 贝：丽娜，送李大人。

〔丽娜下。吉姆上。〕

吉 姆：这是中国人送来的信，请将军过目。

〔诺贝看信。吉姆进屋。〕

李 钟：（上）尔等还不快走（欲走）

诺 贝：李大人请留步。

李 钟：（一惊）将军还有何赐教？

诺 贝：（唱）叫一声李知县你不够朋友

竟敢将死囚犯冒充凶手

这封信已写得一清二楚

不交来真凶手休想出走

李 钟：这！这是从何说起？

诺 贝：吉姆少校，请李大人到他该去的地方去，三日之内不交出真凶，哼！

吉 姆：李大人，请吧！

班 头：老爷！老爷！

李 钟：唉，羊落虎口，班头啊，念我主仆之情，你要用心揖拿一个真凶，仔细察访写信之人，日后定不轻饶，尔等回去吧。

班 头：老爷保重，我会用心的。

衙 役：老爷保重。（众下）

〔吉姆带李钟下。〕

诺 贝：丽娜，电告舰队总司令。

丽 娜：是。（记录）

诺 贝：请总司令转告外交部：一、请大使馆敦促清政府派员来商定租界事宜。二、迫使清政府罢免遂溪知县李钟。三、要求增派两艘炮舰和一团兵力。四、要求同意我严惩杀人凶手。五……
〔切光。〕

第四场：夜袭敌营

地 点：法军营，囚室。

置 景：月光透进囚室小窗。一架板床、一条木凳，墙上挂一盏油灯。

〔中幕前。天泽、二顺各挑一担西瓜、虎仔和海龙抬着一头烤猪，张通事手被绑着。急上。〕

天 泽：（唱）白雾起月偏西万籁寂静

急如风烈似火天降神兵

海头村遭劫难群情激愤

好比似大海潮汹涌奔腾

天泽我满怀着深仇大恨

杀洋贼保乡土志坚意诚

宋秀才施巧计一封书信

李大人被扣押反洋人

捉汉奸张通事来把路引

乘黑夜乔装扮夜袭敌营

但愿能平安地救出县令

承天意顺民心早起义军

（白）停，前面就是洋人军营，务须谨慎小心，张通事。

通 事：罪民在。

天 泽：（为他解绳子）张通事呀！

（唱）张通事读书人知情达理

却为何卖祖宗效力洋人

本当要杀了你以平民愤

但念你也是我华夏子孙

你可要珍惜这赎罪机会

引我等进敌营救出李大人
你全家的性命不可儿戏
起二心休怪我不讲乡情

通 事：张某知罪，决无二心。

天 泽：虎仔守住营门，海龙在外接应，二顺去炸炮楼，我和通事去救李大人，各自按计划行事，不成功则成仁！走。

[众下。

[两个法兵岗哨上，打哈欠，拍蚊子。

兵 甲：娘的，当官的搂着女人睡。

兵 乙：奶的，当兵的站岗受活罪。

兵 甲：明天我们也去弄个女人玩玩。

兵 乙：就怕我们活不到明天。

兵 甲：放屁！上帝会保佑我们的。

兵 乙：上帝忙着瓜分中国，顾不上我们。

[天泽等上。

兵 甲：站住！什么人？(端枪)

通 事：(上前)是我。二位辛苦了。

兵 乙：啊，是翻译官，怎么才回来？

通 事：老父六十大寿，多喝了几杯。喂，快给二位抱个西瓜来解解渴。

兵 甲：他们是什么人？

通 事：他们是，是我家的苦力，给营里送点西瓜酒菜来，犒劳犒劳你们。

[虎仔假装胆怯地抱西瓜给法兵。

通 事：你们还愣着干啥？还不把快东西搬进去！

兵 乙：不行！少校有令，华人与狗不能入！

天 泽：少爷，我们回去了，让他俩自己搬吧！

通 事：好，那就有劳二位搬进去了。

兵 甲：得了得了，快搬进去吧，快进快出啊！

[天泽等把东西挑进营门。

[两法兵狼吞虎咽啃西瓜。

[二顺、海龙各拿绳子，悄悄来到法兵身后，猛地将法兵脖子套住背了进去。

[启中幕。囚室。李钟站窗前。门口有一哨兵。

李 钟：(唱)望银汉星斗移月光似水
孤雁鸣夜蝉叫如诉如泣
叹李钟生末世偏逢恶运

还不如在故乡做个平民
眼看着大清朝气数已尽
任倭寇侵国土霸道横行
凭良心放天泽远逃性命
掉金包将死囚搪塞洋人
原以为施此计两不得罪
却未料人告密身陷囹圄
恨不能生双翅飞出囚禁
顺民心抗倭寇拉起义军

[张通事上，李钟躺床上。

法 兵：啊，张翻译官，你……？

通 事：少校让我来劝劝李知县，你开门吧。

法 兵：这……

通 事：你不开门，我只好去告知少校。(欲走)

法 兵：我开，我开。(取钥匙开锁)

[天泽上，用刀柄击法兵头，法兵倒下，天泽将法兵拖进屋，放在门后。

天 泽：劳你在外面看着点。(关门)

通 事：你要快些。

[丽娜上，张通事一怔，忙迎上去。

丽 娜：唉呀，密斯特张，你怎么站在这儿？

通 事：我，我来找你的啊！(紧张得发抖)

丽 娜：你怎么不到房间等我？(抱着张亲吻)

通 事：我，我怕。

丽 娜：别怕，吉姆睡的像条猪，将军又到舰艇上去了。走，去我房间，看你冷的。

[通事被丽娜拥着下。

天 泽：(走向李钟)李大人，李大人。

李 钟：(惊起)你！你！

天 泽：恩公，小民救你来了。

李 钟：唉，为了你，害得本官好苦啊！

天 泽：有话出去再说吧，大人请。

[吉姆光着身子上，似乎起床拉尿。

吉 姆：沙皮，沙皮，娘的，哪去了？

[天泽、李钟一惊。天泽示意李钟躺下，他躲到门后，举起大刀。

[吉姆推开门，见李钟在床上。

吉 姆：李知县，你的部下都是笨蛋，是抓不住凶手的，还是要我们才行。

[天泽示意李钟让吉姆进屋。